

HONG SHI ZHONG SHENG

红石钟声



村路舒慧著

五幕话剧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CHUNFENG WENYI CHUBANSHE

·五幕話劇·

紅石鐘聲

村路舒慧著

春風文藝出版社

1964年·沈陽

內 容 提 要

《紅石鐘声》是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时期农村階級斗争的五幕話剧。

以紅石生产队党支部書記郭长青为首的先进人物，紧密团結全队貧下中农，組成一股革命洪流，正在进行改天換地的斗争。他們在向自然界作斗争的同时，不忘階級斗争，及时揭露并狠狠地打击了地富分子的阴谋活动，批判了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倾向，提高了群众觉悟，教育了犯錯誤的队长車富。階級斗争的胜利，保证了生产斗争的胜利。

· 五 幕 話 剧 ·

紅 石 鐘 声

村 路 舒 慧 著

☆

春風文艺出版社出版（沈阳市大西路二段同心东里12号）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記証出字第3号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·4印張·82,000字·印數：1—15,000 1964年12月第1版
1964年12月第1次印刷 統一書号：10158·431 定价(7)0.36元

统一书号：10158·431

定 价 0.36 元

人 物：

郭长青——紅石生产队支部書記，53岁。

郭 妻——其妻，50岁。

郭 宏——其子，柴油机手，共青团員，25岁。

車 富——紅石生产队队长，共产党員，46岁。

賈玉花——其妻，續弦，富农分子，41岁。

車 凤——其女，妇女队长，共产党員，23岁。

車小奎——其子，12岁。

李成武——社員，35岁。

李三嫂——其妻，33岁。

張 福——蚕把式，共产党員，38岁。

梁老强——社員，共产党員，65岁。

徐海波——社員，共青团員，27岁。

傅万成——富裕中农，48岁。

傅連仲——其子，23岁。

黃殿閣——地主分子，57岁。

时 間：一九六二年。

地 点：东北閩山脚下向阳人民公社。

第一幕

时 間：五月初，上午。

地 点：富屯生产队，郭长青家院内。

布 景：右侧是新盖不久的三间新房。正面是秫秸障子。院外有棵梨树，花朵满枝。左侧是没搭完的鸡架，旁边放有土坯。障子外是条公路，路旁有三棵吐叶的钻天杨。公路那边是大片机耕地。远方是起伏的山岭，山坡上有高压线架子。这天是集日，传来嘈杂的人声和车马声。开幕后少顷，车富领着车小奎上。小奎夹杆扎枪，边走边看连环画。

车 富：嗯？怎么冒出来三间新房？小奎，进去问问，老郭家搬哪去啦？

车小奎：（走进院子）老郭家搬哪去啦？（又低头看书。）

〔郭妻端泥水盆出。〕

郭 妻：谁呀？

车小奎：我是红石生产队的。

郭 妻：小奎！

车小奎：郭大娘！（扑过去）你干什么哪？

郭 妻：搭鸡架哪。小奎，赶集来啦，你爹哪？

车 富：（进院）在这儿哪，老嫂子！

郭 妻：哎哟！你怎么总也不来！可把你大哥想坏啦。

車 富：忙啊。老嫂子！兄弟向你道喜啦。（鞠躬。）

郭 妻：道喜？

車 富：你这盖上三间新房子，还不是一喜么！

〔車富相看着新房。車小奎帮搭鸡架。〕

郭 妻：啊，这是大伙硬逼着你大哥盖的。都说：咱屯就你们一家租房子住啦，这才好歹算压了三间。你大哥这些天就盼你来呀，你今几个不来，明几个就要找你去啦。他要向你提个什么治山治水的事。

車 富：嫂子，我找他就是为了这事。

郭 妻：那好啊！大兄弟，你们爷俩进屋歇着去，我找他去。

車 富：嫂子，让他快点回来！

郭 妻：听说你来啦，还不撒丫子往回跑啊。（下。）

〔車富从兜里拿出一张图纸，看着。少顷，傅万成上，他背个钱袋子，后边跟着梁老强。〕

傅万成：大叔，咱爷俩真好象一对双棒儿，到哪也不拆帮啊。

梁老强：哪个跟你是双棒儿？

傅万成：大叔，我到这找車队长。

梁老强：我找的也不是旁人。

傅万成：（进院）車队长！

車 富：有事吗？

傅万成：在这說不大方便。

梁老强：車富，我也有点事，我这事不背人。

車小奎：那咱也听听。（凑到梁老强跟前。）

車 富：进屋看连环画去！

〔車小奎走進屋去。〕

車 富：大叔，又是看中集上哪頭好公豬啦？

梁老強：不。有一個人，在集上相中毛驢子啦。

車 富：這是誰呀？

梁老強：讓他自己說吧。

車 富：傅萬成，前幾天，你要私買牲畜，我是咋跟你說的？

傅萬成：車隊長，你沒點頭，我敢買嗎？

梁老強：你在集上，跟人家賣毛驢的拉拉扯扯的，討價還價的，你當我眼睛瞎呀？

傅萬成：大叔，這可冤屈人哪，今兒個我可不是來買牲口來啦。

車 富：老傅，你過來：（等傅萬成走近，上前從他的錢褡子裡掏出籠頭）還巧辯呢，你那點勾當，我一搭眼就看穿。

傅萬成：車隊長，我這不是找你討論來啦。

車 富：我還是那句話：不行！

梁老強：（拿起那張圖紙）傅萬成，你看看，這是什麼？

傅萬成：咱紅石的小型水利建設圖唄。

梁老強：你有勁得往這上使，你想單槍匹馬去闖闖嗎？別又邁錯了腳步。車富，回咱紅石給我好好開導開導他。（往外走，又站住）老郭干活還沒回來？咱老郭真是一員闖將啊，這個富屯從打他來，在生產上可就一馬當先啦。車富，把咱這個計劃當他說說，讓他給出點力氣！聽見沒有？

車 富：大叔，我到此來，就是為了這事。

梁老强：那好啊！（下。）

車富：老傅，你买驢的积极性真挺高啊！

傅万成：車队长，我有寒腿呀，走道太費勁啦。我买驢是为了赶集上店啦，啊，到远地干活好騎騎。車队长，你这个小型水利計劃，我举手拥护啊。咱紅石生产再不济，我也跟着集体走，这好馬不吃回头草，我傅万成不走回头路。車队长，我可不想单干哪。

車富：哪个說你单干啦。（把籠头扔給傅万成。）

傅万成：（松了口气）嘿！咱車队长分析問題，就是不左不右。

車富：腿脚不好，买台自行車騎么，那玩艺儿不吃草不吃料多省心。

傅万成：我看……

車富：你看我这个建議正确吧？

傅万成：我看，我看你該說个老伴啦。

車富：你这是扯哪去啦？

傅万成：車队长，我找你就是为了这个事啊。我給你介紹的那个妇女，今几个也上集啦，你們見一面——

車富：紅石正要搞治山治水，我要忙着办个人事，那象話么。

傅万成：你为公忘私，讓人真佩服啊！可这也不矛盾哪。

車富：回咱紅石再說吧。

〔車小奎拎杆扎槍出。〕

車小奎：爹，你給我买个紅纓啊。

車富：什么？

車小奎：做紅纓槍啊。我沒这个怎能行啊，若遇着坏蛋，他

也不怕我呀。爹，咱家有个扎枪，再买个红缨一拴，多带劲呀！

車富：去去，我没工夫答对你。

[車富推車小奎，車小奎委屈地低下头。]

傅万成：唉，小奎没人照顾真不行啊！这家里没个妇女，就象缺半边天哪！以后車凤一出阁，在家里你又是爹又是娘，在外头，还得为大伙操心劳力，那日子我看你咋过？

車富：（拉过車小奎，给钱）给你，够买红缨了吧？

傅万成：車队长，我看你就见她一面吧。

車富：她的情况，就象你介绍的那样啊？

傅万成：咱这个媒人，净说大实话。

車富：是个贫农？

傅万成：咳，这都跟你說八百遍啦，当然是贫农啦。是从边外新搬来的，跟我妹子住一个屯。年龄也相当，若論长相么，也算得上中等人材。

車富：我没挑拣，不瘸不瞎，不懒不傲，是正经过日子人就行。

傅万成：保证是个收钱匣。

車富：老傅，等一会儿你把她领到村东头，我见她一面。

傅万成：就领这来吧。

車富：这儿人来人往地不背静。

傅万成：好，照你的话办。（下。）

車富：小奎！是啊，该给你說个妈啦，帮我治治这个家。

爹辛辛苦苦地干了这些年工作，该过几天舒坦日子

啦，該有个象样的家啦。咱奋斗它两年，盖它五间新房子，一定得超过他这三间。奎呀，爹给你攒下几间房子，够你住一辈子啦。奎呀，好吗？

車小奎：（正在向外張望）好啊！爹，你看那新拉的电杆子，多象一排人手拉着手啊！（拖拉机声）爹！你听，拖拉机叫唤！

車富：听见啦。

車小奎：嘿！若骑上它，到地里跑一圈多好啊！爹！我看铁牛去啦。

車富：你不是要买红缨吗？

車小奎：完了再到集上买红缨。（提扎枪跑下。）

〔車富相看着房子。郭长青拎把镰快步走上，郭妻随上。郭长青见車富在那相看着房子，又装作冷淡的模样。〕

郭妻：你眼睛花啦？老車大兄弟在这哪。

車富：大哥，我来啦！

郭妻：你耳朵聋啦？老車大兄弟在叫你哪。

郭长青：老車！你是出门啦？

車富：沒有。

郭长青：你病啦？

車富：沒有。

郭长青：是上我們家的道上漲了水，行不了車，断了路行人啦？

車富：大哥！

郭长青：你整整两个月零三天沒登这个門坎啦。

郭妻：人家这不是来啦。

郭长青：老車，我可把你給盼来啦！你今几个不来，明几个我就要找你去啦。

車 富：（仍面向房子）大哥，你——

郭长青：老車，公社党委提出奋发图强建設山区，你們紅石是咋打算的？說給老哥哥听听！

車 富：大哥，你費一回事，怎么就盖三間？葦子不貴么，还整个秫秸芭的。你連个椽子都舍不得挂，这要是一排松木椽子可就闊啦！（走近窗戶）門窗戶扇，最好用杉木的么。

郭长青：老車，这比我在紅石住的那馬架子，可是天上地下啦。

車 富：你們富屯富裕啦，看人家社員盖的那房子，再看看你这个。你錢不够，兄弟我支援你几个么。

郭 妻：要依你大哥呀，連这样的还盖不上哪。

車 富：这院子也狭窄么。

郭长青：咋的，这院子装不下你啦？（笑）郭宏他媽，赶紧点火，留老車他們在这吃飯。

郭 妻：哎。（进屋去。）

郭长青：老車，这些天我就琢磨，紅石那地方得改天换地呀。

車 富：大哥，我来找你就为了这事。

郭长青：快說說你的想法！

車 富：大哥，看这个！（拿出小型水利設計圖。）

郭长青：（看圖）小型水利設計圖。

車 富：公社党委讓我們加快山区建設。唉，要讓紅石这地

方翻身，真不容易呀！我思量来思量去，只能修这么条渠道。

郭长青：嗯？老車，讓大龙湾的水从山下繞？为什么不讓它从山上走？

車 富：它身上沒长膀，飞不到山上去。

郭长青：老車，那是五六年冬天，有一回咱哥俩爬了两天山，你还記得不？

車 富：打猎那回？

郭长青：不对。那一回，你嫂子給我做的一双新鞋，千层底磨出两个大窟窿。

車 富：嘿，那一回，可白瞎那双鞋啦。

郭长青：还有一回，夜黑天咱俩坐在大龙湾一块石板上，琢磨什么来的？

車 富：那咱年輕，就好胡思乱想。

郭长青：怎么是胡思乱想？咱就是想修个揚水站把大龙湾的水引到山上去。不单要把紅石的全部山地变成水澆地，夺取大面积丰产，还要把水引到朝阳山和鷄冠山，把这两座荒山变成花果山。那天晚上，咱哥俩回到家里，按照这个想法画了一張設計图——

車 富：那張图，你早就用它糊墙了吧？啊？

郭长青：（从兜里掏出那張設計图）老車！你看！

車 富：这張图你还留着哪！

郭长青：它还没实现么。老車，大龙湾的水，不能从山下繞，这才能澆几垧地？

車 富：我这个想法又保守啦？那么照你說呢？

郭长青：我看还是按照咱俩原来那个想法，在这修个扬水站，让水爬上山去。

車富：这条道好是好，可有道难关。

郭长青：你说的是虎头砬子？

車富：对。咱就是有天大的本事，也得让它难倒。

郭长青：是困难！可山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有党有群众，虎头砬子就是再难，也难不倒咱！

車富：就是这一关能闯过去，还有一道道的难关等着咱哪。

郭长青：咱不好一道道地去闯吗？走，咱哥俩到屋去好好唠唠。

車富：好。（推开房门）哎呀，这檩木也太细啦，这才能挺几年。

郭长青：你又褒眨上啦。

〔郭长青拉車富进屋。郭宏跑上。〕

〔幕后車凤声：“郭宏！”〕

郭宏：車凤！快点走啊！（进院，向屋里喊）妈！

〔郭妻出。〕

郭妻：来啦？

郭宏：来啦！

〔郭妻慌忙跑进屋去。車凤上。〕

車凤：郭宏，送给我的是些什么呢？

郭宏：保证让你喜欢。

車凤：快拿给人家看哪！

〔郭妻拿个小包出。〕

車 凤：大娘！（行礼。）

郭 妻：凤啊，快讓大娘看看！哎哟！瘦啦，准是当队长把你劳累的啊！看我这个糊涂，你們俩的爹，在屋里研究工作哪。你們就在这研究研究吧！（把包遞給郭宏后进屋。）

郭 宏：車凤，这是我們全家送給你的訂婚礼物。这里有——

車 凤：別說，讓我猜猜。（摸包）好象是把小刀？（拿出一把剗菜刀）这还是老早年的刀呢，看磨成什么样啦。

郭 宏：这是我媽送你的。解放前沒吃的，媽用这把刀，整天在地里剗野菜……媽說：我送車凤点什么呢？爹就說：把你那把剗菜刀送車凤吧，讓新社会的孩子們別忘記老一輩子的苦。車凤，你喜欢嗎？

車 凤：喜欢！

郭 宏：还有一件最宝贵的礼物，是我爹送給你的。

車 凤：什么？

郭 宏：你看！

車 凤：《毛澤东选集》（翻看）《愚公移山》，好啊，我太需要它啦！

郭 宏：車凤，我告訴你一个好消息，我們工厂要扩建！

車 凤：那好啊！

郭 宏：你也来当工人吧！跟我一样，也当柴油机手。柴油机这玩艺真有本事！突突突一响，能抽水，能发电，能碾米，能——

車 凤：我一聞柴油味就头疼。

郭 宏：习惯就好啦，我刚学摆弄柴油机也——

車 凤：我习惯不了。郭宏，你喜欢紅石不？（郭宏点头）那你喜不喜欢咱这个农民？

郭 宏：农民是工人的兄弟，我当然喜欢。

車 凤：郭宏，我要和大家在一起，用这双手把紅石建設起来！我們要把水引上山去，讓紅石变成旱涝保收的地方！我們还要搞花果山、米粮山，讓那些荒山秃岭給咱献宝来！郭宏，紅石多好啊，我一辈子也不离开这个地方！你同意嗎？

郭 宏：我当然同意，那咱俩就一工一农吧！

車 凤：郭宏，这太好了！

〔幕后傅連仲喊声：“車凤同志！車凤同志！”〕

郭 宏：誰？

車 凤：咱們初中时候的老同学，傅万成的儿子傅連仲。

郭 宏：原来是他呀！

車 凤：（向外喊）傅連仲！我在这哪！

郭 宏：（向外喊）傅連仲！傅連仲！

車 凤：嗯？怎么沒啦？

郭 宏：車凤，我怎么总也沒見着他？

車 凤：从打初中毕业，他不是嫌农村累么，在城市里逛蕩四年多。后来当上临时工，嫌那活計脏，头几天又跑回来啦。

郭 宏：这回，在农村要扎根了吧？

車 凤：看样子有点回心轉意啦。

〔郭长青与車富从屋里走出来。〕

郭长青：这不是紅石的妇女队长嗎？

郭 宏：（同时）爹！
車 凤：

車 富：这是叫誰哪？

郭长青：好象叫咱俩！凤啊！听说紅石的妇女工作搞得很好啊！

車 凤：誰說的？差远啦。

郭长青：老車，凤这孩子真是你的好帮手啊！

車 富：哼，胳膊腿还没长成呢。大哥，这个姑娘，我可养不起啦。

郭长青：要送来嗎？

車 富：你大房子盖上啦，我看就給他們办啦。

車 凤：爹，我不同意呀！

車 富：你懂得什么？

郭长青：郭宏，你哪？

郭 宏：我也不贊成！

郭长青：听听，都反对你的主張；老車，咱可包办不得。

〔幕后喊声：“郭支书，公社李书记叫你去一趟！”〕

郭长青：（向外应）听见啦，我馬上就去。（看設計图）老車，这条渠道，还是按照原来这个計劃修，你看咋样？

車 富：好是好啊，在这儿修个揚水站，讓渠道从这个虎头碰子爬过去。大哥，咱画这么張图容易……

郭长青：实现它就难了嗎？

車 富：可我一个人身单力薄呀，唉……